



“金九银十”的相亲黄金季眼看就快过半;年底的爱情收获期迫在眉睫。

负责交友栏目的同事小严苦着脸,为互动活动缺男丁、三清四邀不到场的小伙子消极怠工发愁;有老法师宽慰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能传说,如今电视征婚节目里那些个男青年也是不尴不尬地按导演要求表演,哪来血管贲张的激情与浪漫?婚介所里男女比例 1:4;就有专靠坑蒙拐骗混饭的“婚托”。别急,急坏身子没人替。

不过上海历来就是男多女少。最早记载是公元 1391 年(明洪武二十四年),上海县男 278874 人,女 253929 人,男女性别比 109.82;到 1816 年(清嘉庆二十一年),这个数字上升到 113.63;清王朝分崩离析后的 1910 年,攀升至 130.76。换言之就是 130 个男子有 30 个要“打光棍”。1936 年上海市男 1222675 人、女 922642 人,性别比 132.52;到 1949 年降为 120.53。在 1961-1983 年由于外迁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所以女性人数多于男性,1983 年全市性别比为 99.89。1984 年性别比微微上浮至 100.07;到 1990 年上海男女性别比 104.2。2013 年上海常住人口中出生的婴儿性别比为



## “单”又如何?

陈茂生

107,如计入 380 余万在沪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这个数值就是 120。相比百年前,好像有进步。

即便男多女少,长期以来也遵循“男追女,隔座山”的铁律。十多年前那些在街头巷尾纳鞋底、织毛衣的半老徐娘目光犀利、气势逼人;打跟前过的未婚小媳妇、新姑爷都挨个扫描一遍,上下打量里里的“全解剖”,迅即判定:往后生男还是生女?尽管让人反感,但没几年,小媳妇也荣升“弄堂妇科医生”,而“讨不到娘子”就是对男人最具杀伤力的诅咒。

不知何时起,“男”的竟成稀缺资源。在“相亲角”亮出“我有‘男货’”,顷刻会被热情的“孩她妈”包围;身高强度重学历职业薪资婚房汽车星期几休息……各种信息蜂拥而至;靓照文凭护照驾照房产证……汇集的精美画册如板砖般“拍”将过来,方才还亲密耳语的立马成竞争对手。“孩她妈”往往不待炫耀便转身离去,只剩下女性矜持的“一地鸡毛”。

如今单身人士自嘲是“单身

狗”,狗吠“汪汪”也有干脆标榜为“单身汪”。里约奥运网红的傅园慧让“洪荒之力”家喻户晓也令“单身汪”面向全球。日益众多的单身族,硬生生把“双 11”做成连美国证监会也看不明白的“商业巨浪”。

为何“单”如潮涌?已成为婚姻恋爱界的“哥德巴赫猜想”。有观点说如今男孩晚熟,三十岁还玩游戏;也有说手机害人,做“低头族”易要抬头看人难;再有是男性期望太高压力太大……以至于到退休年龄,闺女爹妈张罗旅游,“只要选好姑爷”要操心的事就少;“二次就业”的多是“孩他爹”就想给孩子长脸,为家庭谋利;自觉自愿与“啃老”无关。

有人说: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人生从外打破是压力,从内打破是成长。当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成为陋习;组织牵线、朋友关心也已老套;市场不成熟网络不靠谱;压力不足下“摸石头过河”的开始自由生长。有的害怕变老,有的看破红尘,有的桀骜不驯,有的估价过高……所以“单”与性别无关,只体现生活方式、价值认定罢了。

无论“天涯何处无芳草”或者“我的单身我做主”,只要没碍着谁,来日方长,单又如何?至于怎么慰藉老人则“摆平就是算水平”;而“租”个对象实在是下策。

琥珀是世界上最轻的石头,密度只有 1.1 左右,能浮于饱和食盐的溶液中,其掂量似塑料,毫无玉石的压手感,却有着玉石的温润和剔透,让人好生诧异。笔者作过粗略统计,唐宋以降吟咏琥珀的诗词居然有二百余首,读懂这

些诗句,疑惑也就迎刃而解了。

诗词中有不少吟咏琥珀成因的。“曾为老伏神,本是寒松液”(韦应物);“入土同时成琥珀”(舒岳祥);“千岁化琥珀”(苏轼)。近亿年前松柏科植物的树脂被掩埋在土中,经过漫长的地质时期,在压力和热力的作用下,最后固化而成琥珀,因此又称树脂化石或松脂化石。“松胶粘琥珀”(白居易);“琥珀不须问,中心多化蚁”(梅尧臣)。琥珀是太古时代的瞬间凝聚,当树脂从高处静静滴落的一刹那,偶或会不可思议地把树下的蚊子等昆虫或草叶包裹其中,有内含物的琥珀定格了邃古历史,极其珍贵。如在缅甸发现过一块昆虫琥珀中,内有只正在攻击黄蜂的蜘蛛,而此种圆蛛早已灭绝;科学家还从琥珀中发现了完好“封印”的两株花朵,属于一灭种的菊类植物。

诗词中还有很多是吟咏琥珀杯的。“琥珀盏疑凝漏酒”(刘禹锡);“情厚重

《浮生六记》中有一则记载中秋日作者携妻子芸夜游沧浪亭之事,提及“吴俗,妇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户皆出,结伴而游,名曰‘走月亮’。”《清嘉录》八月卷《走月亮》也有记载:“妇女盛妆出游,互相往还,或随喜尼庵,鸡声喔喔,犹婆月下,谓之‘走月亮’。”月圆时分,在皎洁澄鲜的月色之下,喧闹繁盛,很为形象。

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种叫法。在鲁地,大概是没有“走月亮”这种风俗的,活动方式主要是团聚家中,围坐一桌,吃果着,品月饼,喝小酒。夏日热气刚刚离开,习习之月朗翩然而来。尤其是晚上,凉风习习,再舒爽不过。吃完晚饭,便在院子里或门口前坐下,闲聊赏月。

临近八月半,一天天看它变圆,透亮。有时半夜醒来,月色轻柔如水,洒落床头。看到母亲在床边沉沉入睡,竟不舍

改行搞琥珀等雕刻。《民国抚顺县志》记:时有“石炭(煤精)、煤瑱(琥珀)器物作坊二十户”,主要制品是朝珠、手串、印章和鼻烟壶等。近年因原料枯竭等因素,仅剩个体作坊十家,从业者数十人。

上见到的琥珀原石多是缅甸、多米尼加、波罗的海的舶来品,琥珀雕刻工艺发展后劲不足。

琥珀属于另类收藏,问津者甚少。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受台湾地区宗教文物市场利好的影响,琥珀佛珠、手串和原石挂件才开始在以中国大陆为主的东亚文化圈内流行。狭小的市场和简单的品种也是琥珀不能列入中国玉文化传统玉材的因素。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座山上的路亦是如此,崎岖极了,只有平时里村民留下的如蚯蚓似的若有若无的“路”。仰望那有烟雾缭绕的山顶,更让我有了攀登的激情,有所发现的期待……

路随山转,不停登高,空气也渐渐“变少”,我的呼吸有些困难,包也更是沉重。每踏一步,心中的退缩心理就在加剧……就在这时,一个古老的道观进入了我的视线。虽然雾气包裹着它,但庄严的气息却仍然溢了出来。我好奇极了,便决定看完这座观再下山吧!

我用右脚小心翼翼地跨了进去。堂正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道”字,我顿时严肃起来,仔细地观察着这个出乎意料的发现……每个拐角处都有一副对联。就在最后一个拐角处,黑漆漆的,有一束光刚好射向对联的位置。“顺时要谨慎,逆时要从容”。我

## 路上的发现

向琪珩

愣住了,停在对联前又默读了几遍,若有所思……我这爬山不是“逆”吗?对于逆境不应该是畏惧,退缩,我应当从容向前才是!

继续攀登。一位拄着拐杖的年青人映入我的眼帘,单腿用拐杖支撑起自己向上攀登的勇气,从我身

## 走月亮

莎莎



得入睡。中秋恰逢母亲的生日。母亲是个劳苦之人,养育我们姐妹三人,家中十几亩的田地,仅靠她和父亲双手耕耘。月圆之日,正是秋忙之时。离家上大学,有几次打电话给母亲祝贺生日,母亲却是刚刚从地里回来,饭还没顾得上吃。想必也不会怎么准备饭肴过节,或许中秋和生日,在父母心里仅是一个符号而已。

儿时走路,无论从村东头走到西头,还是从西头走到东头,抬头望去,月亮总是在你上面。停下来,月亮也不动了。然而,它总是伴着你,从小到大,无论变化。抬头,它总在那里,照着你。

## 藤和树

赵宽宏

藤无骨,树有骨。无骨的东西都喜欢借骨往上爬。

可是藤不知道,有时那树也不一定就有硬铮铮的骨,比如那树是一棵枯树,那骨也就是朽骨了。

一天,一场风起,枯树轰然倒地,攀附于上的藤,自然也就被砸断了。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2008 年 1 月底,中国南方遭受接连数天的强降雪,给出行的人们带来了措手不及的困难,大雪封锁了高速公路,迫使关闭了航空港、取消了各种移动型活动,让准备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叫苦连天……1 月 28 日,当时分管“夜光杯”的严建平副总突然打电话给我:“陈保平总请你尽快写一篇关于国外对付雪灾、采取除雪措施等方面的文章,最好明早交稿。行吗?”“好的,尽量按时交稿。”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得轻巧,实际上是有难度的,上班时间是不能做私事的,只能晚上写,而偏偏这天晚上单位提前请员工吃年夜饭,不去绝对是“不识抬举”的表现。可谁知等用完餐,朋友冒着暴雪艰难地开车将我捎回家,已是晚上十点半了。赶快启动电脑!一个劲儿

## 做个叫得应的作者

陈钰鹏

像犯了错误的说:“难般的,给‘夜光杯’的稿子,马上就好了。”“你不要命啦?”妻子训完又睡着了。妻子是怕我搞坏身体,又气愤又担心,最后给我定出规矩:开夜车不许超过 12 点。我满口答应,但心里一直嘀咕着时间实在是不够用。那时,光上下班就要花费 3 个小时,我只能变着法子继续“挪用”睡觉时间:每当 12 点差一刻时,我便将分钟拨回一刻钟,如此重复五次。打那以后,在我上床以前,台钟再也不会走到 12 点了。不过有一位同事的问话引起了我的一再思考,他说:“你是哪来的动力和精力?你的文字都是知识性的,不是拍拍脑门就能蹦出来的呀。”过了几天我

## 醉打蒋门神

七夕会

“白露三朝出将军”,一到秋天,斗蟋蟀曾经成为沪上弄堂里的一道特有风景。文人墨客有舞文弄墨画蟋蟀的,我虽然不会绘画,但我喜欢摄影,一直想用相机创作蟋蟀争斗的照片。那天我去花鸟市场的蟋蟀摊位,见 60 岁左右的男人们都在寻找童年的那份情趣。他们操弄虫草,逗引虫牙,挑选凶猛的蟋蟀参加斗蟋蟀的大赛。我与裁判商定,用我的本色宣纸铺在长盆底部作斗场,使拍出的照片有中国画的韵味。架好相机拍摄时,每一轮的争斗都是那样的惊心动魄,精彩绝伦。十轮比赛结束,我翻看拍摄的画面,蟋蟀有双方振翅叫板的,有用牙咬住角力的,有把对方掀翻肚皮朝天的,甚至有

把对方摔出斗盆的……唯有这个镜头是骑在对方身体上逞强的,蟋蟀这样打斗极为罕见,令我与斗友都惊奇不已。我突然想起小说《水浒传》里喝醉的武松骑在蒋门神身上抡拳痛殴的情景,遂题名为:“醉打蒋门神”。为了使照片具有国画的效

## 七夕会

钱政兴

果,我填补画面两边的苍白,题字落款盖印,使之产生亦“照”亦“画”的视觉效果,成为一幅别具情趣的摄影作品。

闲暇时翻看这帧照片,总会想起石库门那段岁月,那些玩蟋蟀的小伙伴。现在的儿童和年轻人已经没有玩蟋蟀的了,他们玩的是电子游戏,争斗的是虚拟的魔兽世界。希望能用摄影画面作传承,留住我们民俗文化的记忆。



醉打蒋门神

## 摄影

武松骑在蒋门神身上抡拳痛殴的情景,遂题名为:“醉打蒋门神”。为了使照片具有国画的效